

父亲病了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住了半个月的医院。住院后期他有些神志模糊，有天晚上爬起来，就站在床边小便。父亲自己说，昏昏沉沉中觉得自己站在小河里，周围都是水草。当时我心中隐隐有一些不祥感，却也没过多在意，因为父亲生病多次，每次都以其坚强的意志挺过来了。

不久父亲出院了。二十七日中午，我带妻子和孩子回到家里，父亲坐在门前晒太阳。我们与他打招呼，他反应迟钝，只点了点头。我陪他坐了一会，他让我给他倒点水喝。其实也不是喝，不过用水润一润干燥的嘴唇。然后他要我把他搬回床上。我准备背他回房时，他又说等一等，还坐一坐。其时风小了些，太阳挺暖和的，于是让他坐下去。

父亲坐在一把靠椅上，双眼微闭，不时发出轻微的鼾声。谁知这一闭，他便结束了这一生仰望蓝天白云的历史。

曾经多少次，他眼巴巴地盼望着我们回家？又有多少次，他在这里怅望着我们离家远去？

父亲闭上眼睛很长时间没有动静。我轻轻地喊他：“伯！”不答。再喊，还不答。我有些慌，大声喊起来。当时弟弟不在家，妈妈、妻子在家，小妹也在家。我们把他背回了房间。

这是我最后一次背父亲。

我外婆家在驾雾冲。小时候，我到外婆家去，一路都是步行。七岁以前，我走一阵，父亲背我一阵。上大关岭时，我骑在他的肩上，双手抱着他的额头。他一步一个台阶，配合着有节奏的哎呀声，颗颗汗珠渗出额头，右额上一块青紫色的胎记显得特别显眼。

那时的父亲是深沉而悲壮的。曾经的富农成分让他受尽了精神折磨，

天，慢慢收回光芒。夏秋之季的傍晚，人们摆脱了燥热，心也静了许多。

十字路口的拐角处，一个身材单薄的小男孩站在那儿，面对四通八达的路，还有来来往往的人，他的小眼睛眨个不停，左顾右盼，恨不得射出一条弯钩的线，越过高高的楼房和行人的头顶。他沮丧地挪着步子，在周边转悠，不敢跑远。不安、焦虑，写在他稍显稚嫩的眼里。

天垂了下来，染成浅灰色，小孩的脸也开始阴暗起来。他，走丢了。

电车经过了一辆又一辆，杂货铺前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，挑水果担子的妇女还在尖声地吆喝，旁边几个蹬三轮车的倒很清闲，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，他们坐在车上等客，不时还扭头聊上几句。

男孩拉长着脸，周围的人和物不再有吸引力了，阵阵恐惧感袭来，他哽咽着流泪，没有一点声音。他像一棵孤独的小苗栽在路边。过往的人群中，大多没有注意到他，只有个别人驻足望了一眼，最终还是离开了。这时，一位六七十岁的车夫下了车，肩上搭着一条破旧的毛巾，径直走到男孩身边：“小娃这是怎么了？”男孩哭诉道：“我走丢了。”老人古铜色的脸上挂着微笑，摸着孩子的头：“你家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”男孩提高嗓门：“我是安庆的嘛，是跟

永恒的一夜

朱太平



晨曦 汤青 摄

而极端自尊的人性又雕琢了父亲永不屈服的性格。父亲又是理性的。其实就算是特殊时期，邻居们也毫不怀疑父亲的能力与水平，他总是把村里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成了村里公认的能人。他并没有把以前众人强加给他的种种不公还诸于人。他培养了我们。当我与弟弟一起跨进大学门槛时，他是幸福的。

父亲躺在床上就一直昏睡，后来到了夜里醒了。我对父亲说：我现在回去，明天上午加班，上完课我就回来。父亲说：黑夜里少跑，没时间别回来。

这是父亲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直

到那时，我还没有想到他在第二天就会离开我们。我太相信他的坚强了，相信得近乎麻木。

弟弟留在父亲身边。

第二天上午我上完四节课，骑上摩托准备回家时，弟弟打电话催我速回。回到家中，满屋都是看望父亲的人。他一直昏睡，我趴在床上喊他，把自己喊哭了。

晚上看望父亲的人络绎不绝。氧气一直在持续地吸，似乎没什么效果。中途因为十分难受，他醒了过来，示意我们他想坐一坐。我与弟弟轮流上床坐在他的身后，让他躺在我们的怀里，好舒服一点。大部分时间他宁

愿佝偻着，身体前倾。父亲的下肢全部肿了，摸一摸小腹，胀得鼓鼓的，知道泌尿系统也不行了，找来医生给他插了导尿管。

这么一直持续到午夜十二点左右，他的神智突然清醒了一些，挣扎着用手拉扯导尿管，因为不舒服。我劝他别拉，这样导尿管容易些，并把他的手放回原处。

他睁大眼睛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这是最后一眼，他已说不出话。他的整个脸庞已经脱形，那双无神的眼睛睁得那么大。他一定有话要说。他想说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

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他看我的最后一眼。但他知道。

他一定知道的。他是想说孩子我要走了么？他是想说孩子要好好对待妈妈和妹妹？还是想说孩子要保重身体？他从来没有给我们交代过后事，他知道我们不需要交代。他的后事只简单地和妈妈说过。

夜已经很深了。我以为今晚应该没什么事了，就催弟弟妹妹去睡觉。妈妈和父亲睡在一起，我睡在旁边的沙发上。

睡得很沉，因为累。凌晨两点十分左右，妈妈惊叫：“太平！”我从沙发上纵起来，衣服没穿便奔到床边。父亲轻闭着眼睛，微张着口，平平整整地躺着，一点痛苦的表情都没有。摸摸他的手，已开始发冷。任凭我们如何呼唤，这次，他已经决定不再睁开那双饱经忧患的失神双眼，哪怕再轻轻地看我们一眼了。

是的，他太累了。被病魔折磨得油尽灯枯，终于安静地休息了。在我沉睡的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里，他拔掉了氧气，拔掉了尿管。我知道，于他而言，这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啊。便是走，他也走得那么坚强。

这便是我至爱的父亲！

那位老人鞠躬。

路灯笑了，拍下了我们的影子。老人也目送着我们缓缓离开。

打那时起，只要外出，我的手总被牢牢地攥着，尽管我不太情愿。很多年后我和父母又路过于此，我手指前方对母亲说：“那儿就是当年我走丢的地方。”母亲苦笑了一下，没作声。昔日的三轮车已不见了，许是挪了个地，我真想坐一下那老人的车子，看一眼那岁月风霜里的笑容。

女儿两岁时，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上街散步，我和妻子故意躲藏起来，任女儿一个人独自摇晃。走着走着，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猛地回头，搜寻一番。咦！她居然没多大反应，仍迈着欢快的小步子。

或许她年龄太小，无法体会走丢的感觉，那种来自内心的无助和惊恐。我们不再隐匿，赶上前去，牵起女儿的小手。她乐了。

女儿外出时，我们都会牵着她，很多年不变。

走丢的男孩

胡铭

爸爸到南京来出差的。”听了这话，老人面露难色，但还是安慰道：“这小娃说话怪好听的。”也许男孩地道的乡音让他好奇，也许老人听出了那种黄梅腔调，辛苦而善良的车夫转身从车上悬挂的塑料袋中取出一个馒头，轻声说：“别急，你先吃个馒头。”男孩没有接，他哪还有心思吃呢。“我们就在这儿等，你爸爸肯定会找过来的。”男孩的眼里顿时有了光。

聚集的人越来越多，男孩被围在了中间，好心人的一言一语，很温暖，他却听不清楚，也顾不上搭话，后悔没有牵着爸爸的手，现在多么希望爸爸早些出现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煎熬一点点叠加，他眼巴巴地望着远处的电话亭，可往哪里打呢？

那个男孩就是我，当年六岁。

父亲带我去南京游玩，那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，高楼林立，马路宽敞，相比之下，安庆城就显得瘦多了。下午我们去拜访鉴赏家、画家陈新民老先生，他家的具体位置印象不深了，只记得是在一条狭长的巷子里。他

们谈文说艺，时间过得真快，陈老盛情留父亲吃晚饭，并说上街去买盐水鸭和花生米，父亲陪同一道，我吵着也要跟去，刚出门便甩开父亲的手。出了小巷就是纵横交错的大街，他俩边走边聊，我像小尾巴一样跟在后面，好奇地探头探脑。父亲在南京长大，常听他说这里的盐水鸭好吃，今天我终于有口福了。东西买好后，我依然窜来窜去，不知不觉汇入了人流中。突然，两个熟悉的身影从眼前消失了，糟糕，跑偏了方向，我东瞧瞧西望望，早已分辨不清来时的路了。

父亲与陈老返回，发现我不在身边，慌了。陈老叫道：“赶紧去找！”二人急匆匆又奔向大街。

这里没有，那儿也没有，父亲张着嘴，满身的汗。远处一群人围成一个圈，他扒开人堆挤了进去。

“爸——爸！”声音拖得老长，像被风儿扭弯了一样，断断续续的。我扑向父亲的怀里，哭和笑混在一起。父亲紧紧捏住我的手，向众人致谢，向

